

ZAIDUXI AQQIANGKOUXIA

在毒泉 枪口下



古宅疑案

《金瓶梅》盗版在黑道
流行

张宁之子遇害案始末

洛阳盗墓狂潮纪实

告急：救救名牌

南京「七·三一」空难

救援纪实

杂志社编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佳作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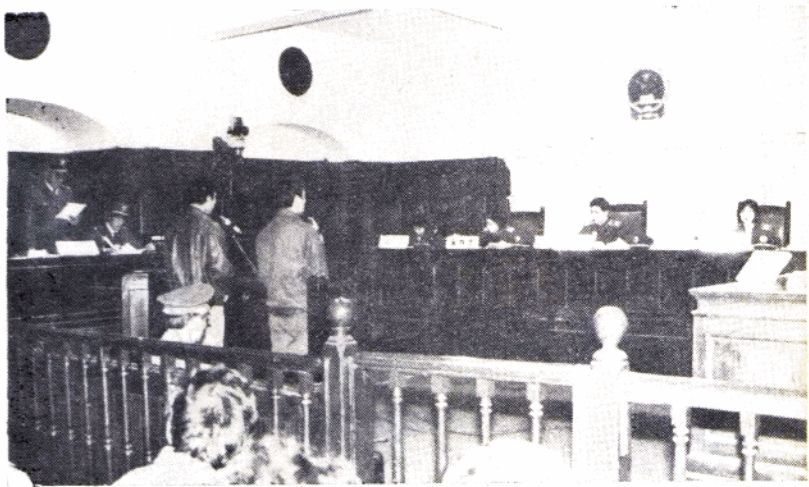
本书选载了《人民警察》第二届优秀作品大奖赛获奖作品中的 19 篇佳作。题材多样,真实动人。

《毒梟枪口下的英雄》记录了一位缉毒警官的传奇生涯。他凭着超凡的胆略和智慧,面对一批批黑道杀手的枪口,53 次独闯毒穴,将 100 余名凶残狡诈的毒梟送上断头台,缴获赃款赃物价值亿元,被联合国缉毒官员誉之为“神奇,辉煌,绝无前例”。

此外,本书中的《南京“7·31”空难救援纪实》、《中国第一哑警》、《民告官启示录》、《女婴失踪奇案》、《他沦落日本监狱》、《张宁之子遇害案始末》等作品,多侧面反映了警坛传奇人物的生活以及读者关注的新闻热点,被称为“新时代的警世通言”。



△ 中国十大杰出民警之一，缉毒英雄陈新民



△ 渎职者受到法律的严惩



△ 反扒能手徐则明——中国目前唯一的哑警



△ 公安武警部队赶赴南京“7·31”空难现场救援

目 录

毒泉枪口下的英雄·····	万静华(1)
女婴失踪奇案·····	王寿芝(25)
民告官启示录·····	王焕聚 袁国华(43)
黄泉来客·····	陆 萍(65)
渎职者, 醒来·····	陈文歧(78)
南京“7·31”空难救援纪实·····	陈菊仁 王 琦(98)
中国第一哑警·····	高正文(112)
唤醒“死魂灵”·····	徐仲达 茅家义(125)
亦喜亦忧“小珍子”·····	朱晓昆 伟 斌 卫 东(137)
告急: 救救名牌·····	钱勤发(153)
他, 沦落日本监狱·····	邢 言(174)
洛阳盗墓狂潮纪实·····	姜金城 李 动(183)
张宁之子被害案始末·····	王 琦 姜 雷(198)
《金瓶梅》盗版在黑道流行·····	王明远(214)
白衣杀手·····	耿良洪(228)
世界柔道冠军的警察“姐儿们”·····	孙丽萌(245)
现代八卦·····	原 野(265)
形形色色的伪证·····	黄 土(287)
古宅疑案·····	戴 民(301)
后记·····	(312)

毒泉枪口下的英雄

万 静 华

引 子

暴露——折磨缉毒侦察员最残酷的字眼；

报复——笼罩缉毒侦察员最可怕的魔影；

……

险恶的战斗环境，决定了缉毒侦察员的人生生命和“职业生命”特别短暂。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各国警方挖空心思付出高昂代价，采取严密措施，竭力延长他们的人生生命和“职业生命”，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改名换姓，或整容得面目全非，或藏匿隐居，或寻找替身，或配专职保镖……

但是即便如此，能够干满3年者，为数不多；能够战斗5年者，更是寥若晨星；能够坚持“八年抗战”者，已是“常青树”了。在世界三大毒品产地之一“金三角”的附近——中国西南部的施甸县，就有这样一棵“常青树”。他，就是年仅35岁的县公安局缉毒队队长陈新民。

他在缉毒这个特殊战场上，奇迹般地坚持战斗长达9年之久。

他凭着满腔的忠诚，凭着顽强的意志，凭着超人的韧劲，凭着高度的智慧，凭着非凡的勇气，带领战友们巧妙化装打入毒穴500多次（他个人打入53次），与上千名私欲熏心的毒犯

周旋较量，将 600 多名凶残狡诈的毒犯投入了铁窗，将 100 多名罪大恶极的毒枭送上了断头台，并且缴获了上亿元的毒品……境内的毒枭们对这个“克星”恨得七窍生烟，竞相许下重金悬赏欲取他的头颅。“金三角”的大毒枭咬牙切齿出价高达 60 万元之巨，一批批穷凶极恶的黑道杀手紧紧尾随着他。可是，他居然在手榴弹即将爆炸的瞬间化险为夷；他居然靠三寸之舌将对方顶住自己脑门的手枪“骗”到了自己手上；他居然在枪林弹雨中多次躲过了死神的邀请。他在红土地上创下的赫赫业绩，被联合国缉毒署官员赞誉为——中国缉毒史上绝无前例的神奇和辉煌。他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中国警察至高无上的殊荣和桂冠——中国十大杰出民警之一。

本文所披露的仅仅只是主人公与“金三角”的三个贩毒团伙浴血奋战殊死搏斗的惊心动魄的片断。也许读者能从中领略共和国缉毒警察无私奉献、大智大勇的风采。

一、“李老虎”悬赏 60 万 “陈克星”机智甩杀手

羊年之夏，滇西边城保山县城。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瘦高个男子，迈着疲惫的步子，缓慢地走在街头。突然，他感到身后有异样动静，回头一看，两条影子闪入人行道的大青树后。顿时，他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便轻声骂了一句：“狗日的又来了。”于是，迅速掏出手枪，“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赶紧加快了脚步，时而穿大街，时而绕小巷，时而猫腰，时而靠墙。身后那两人也飞快跟上。双方距离忽远忽近，前者竭力欲甩掉尾巴，后者杀气腾腾、步步紧逼。来到一条笔直的小巷，“噗噗噗”的声音不时在他耳边响起。他明白，对方的武器已经安上了

消音器。看来，瘦高个十分熟悉地形，更谙于反跟踪。不大一会儿，在一个没有路灯的拐角处，借着夜幕，他闪进了一条狭窄的弄堂，尔后蹲下，将手枪枪口指向了街心。

跟踪者来到拐角处停住脚步，气喘吁吁四处张望。瘦高个定睛一看，对方是两个牛高马大的壮汉，头戴船形毡帽，一个穿美式茄克提着双枪；另一个身着西装握着单枪。

“双枪”说：“真垮杆（倒霉），辛辛苦苦吊了十多天眼线，刚沾着边闻着油香味，又让这个‘骗子’溜了。”

“不行，明天接着干，万不得已就冒点风险，白天动手。‘李老虎’出6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不把这个大‘骗子’的脑壳扭下来，我实在不甘心啊，难道你就舍得把这笔赏金让给别人？”

“别做美梦啦，今天晚上打草惊蛇，人家已经有了防备，只怕你再干，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在那边动身的时候，老子在庙里就抽了个下下签。我早说此行不利，你偏要咬卵强（固执）。 ”

“仔细想起来，我感到很奇怪，从1984年徐老板出价20万买这个家伙的头算起，已经有七个老板加价了，道上的杀人高手围着他转了几年，可他的头就是取不下来。千里马也会失蹄，山大王也会睡觉。俗话说，男怕属鸡，想不到这只‘鸡’的命会这么硬。”

“说句实话，做这种生意也太伤天害理了。要不，连老天都不容啊。老天就故意安排这个‘扫帚星’来‘克’我们。被他‘骗’进班房的弟兄少说也有六七百人，听说已经有100多条汉子的脑壳开花了。货，他也吞了不少，起码不会低于‘亿’这个数。虽说这个‘骗子’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但天意难违啊。平时枪法那么准，刚才3支枪就是偏偏敲不着他，真是

神灵保佑他啦。说不定，我们此仇绵绵无绝期了。”

“大哥，虽说这次‘宰鸡行动’泡了汤，也要找几个大买主，回去好组织货，省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单枪”话未说完，不远处传来脚步声。两个杀手赶紧停住了话头，扫兴地跑了。

瘦高个名叫陈新民，战友们都风趣地称他“陈克星”。这时，他松了口气，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尘土，朝家里走去。这天晚上，他失眠了。他虽然庆幸自己摆脱了“李老虎”雇来的杀手的追杀，但他后悔当初有些低估了对手。于是，半年前自己以黄老板的身份和“李老虎”较量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黄老板，这是那边来的侯四哥。”刘二肥拍着一个瘦小中年人的肩膀介绍道。

侯四哥看着躺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闭目养神的陈新民盛气凌人的气派，便诚惶诚恐点头哈腰递上了一支美国名牌摩尔香烟。

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陈新民，身略一欠，眼梢一抬，喉咙里响了一声，算是打过了招呼。身后站着的那个络腮胡大汉双手环叉胸前，眼睛狠盯着侯四哥，嘴里冷冷吐出了三个字：“坐下谈”。

这气氛不免使侯四哥有些紧张，他用手揩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像练轻功似地屁股微微沾了一点沙发。

“我们从成都初来贵地，黑灯瞎火，不知深浅，不占天时，不占地利，也不占人和，还望道上各位兄弟指路关照。”“黄老板”的语气显得慢条斯理。

“黄老板，现货有60件。听刘二肥说，你还想再多吃一

点。”毒贩侯四哥笑嘻嘻地说道。

“这倒不假，省得再找新货主。”

“样品带来了。”

“那就验货吧。”

络腮胡接过货，倒了一杯冷水，用手夹了一撮白粉，放在水里捏了几下，并无粘性，白粉迅速散开融化，摇了摇，杯底也无沉淀。他又掏出一包香烟，取出锡箔纸，将粉末撒在上面，打火机的火舌在下面燃了几秒钟，一阵白烟便飘了起来。很快烟消粉尽，纸上没有留下痕迹。

见络腮胡脸上露出笑意，侯四哥得意起来：“货不错吧，这是地道的双狮地球牌。”

“不知出价是否公道？”陈新民问道。

“一匹半(1.5万元)1件，这还是那边的价。你们是行家，我也不蒙你们。”

“价倒可以接受，只是为了图个吉利，翻过年再干，元月6号这个日子怎么样？”

“今天是1990年12月8日，满打满算，还有一个月，我怕夜长梦多。”刘二肥插了一句。

“我倒不怕时间长，只怕黄老板这山望着那山高，抱着婆娘想姑娘。”侯四哥边说边也斜着瞟了陈新民一眼，“我们负责把货运到施甸旧城，你们来取货。”

“绝对办不到。价格上你们占了便宜，我们让一不能让二，你们必须送到这里。一个月之内，我姓黄的不会离开保山花城宾馆一步。但过时恕不恭候，风险大家都冒一点”。

“也罢，这样倒是公平。”

“怎么来这么多人？”络腮胡不满地问。

“路上不安全，货又这么多。现在情况有变，要改点。”侯四哥说。

“龟儿子说话不算数。一开始就玩花脚，以后就更理麻不清了。”络腮胡拍桌子打板凳骂了起来。

陈新民接上说：“如果改点，我们就要杀价，每件至少杀两片（2千元）。”

“既然黄老板这么抠，货就姓不了黄。”一个高大粗壮的大汉用饿鹰般的眼睛盯着陈新民。此人叫李木智，外号“李老虎”。

“干脆到永德去干算啦。”矮胖子武中说。

“憋胖子，永德离保山更远。”疤脸杨苗出了个主意，“在保山可以，黄老板必须先付三分之一的款。”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不是我求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为了等你们，这一个月，我们打发了好几个货主。我只问一句，你们到底哪个是当家的？”陈新民站起来不耐烦地问。

对方四人面面相觑，欲言又止，但最终谁也没吭声。

陈新民摸着下巴，皱着眉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既然如此，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诸位对不起，我要休息了，后会有期。”

“你们尽让老子穿夹脚鞋，以后老子再也不和你们裹搅了。”侯四哥边领三人出门边骂了起来。

“派人盯紧他们，不能让任何人来插杠子，一定要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根据刚才我与他们的接触，我判断这是几伙人。”

当晚12点，络腮胡来向陈新民汇报：“这四人刚出门就串

宾馆走客店找新买主，普遍撒网半天，没有什么结果。李木智又想吃回头草，其他三人不干，说要同甘共苦，吵得不可开交。”

“你赶快去找李木智，就说明天中午我单独会他。”

第二天中午，李木智刚走进保山邮电所 306 号房间，陈新民立即满面春风把他迎到了摆满美酒佳肴的桌旁：“来，今天兄弟略备薄宴叙叙友情。”

李木智客套一番，喝了起来。

“李老板，我看你头大耳肥，浓眉大眼，高鼻阔嘴，声音洪亮，必是福星高照的富贵之人。来，我再给你看看手相。”

陈新民把李木智的左右手仔细端详了好大一会儿，皱眉沉思片刻，振振有词讲开了：“你的财运线旺在中年。不过，有人作怪，要想法回避啊。不然，货丢财失是小事，恐怕连脑壳都要搬家。不瞒你说，我过去就干过人心换狗肺的蠢事。这年头，你在前边讲江湖义气，有人在后面给你插刀子。兄弟想问你一句，这几天你周围有没有反常的情况？”

“黄老板，你提醒得好哇。这几天我一直在做恶梦。我感到有些奇怪，我的几个朋友说他们的货早到了，可就是嫌你的价太低，不想兑货。实话告诉你，我们是四个老板四批货，第一次搞联手。”

“怪不得我看你的几个朋友不是贼眉鼠眼就是尖嘴猴腮，左一次翻盘，右一次反悔。这三伙人是不是有货？还是心怀什么鬼胎？我昨天就在肚子里装满了问号。和这些小人在一个锅里吃饭，早晚要吃出屎来。”

“李老虎”脸上阴沉沉的乌云逐渐散开了，他将大腿一拍：“灯不挑不明，话不说不清。从今天起，我就和这帮家伙分手。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是南方人，长了一副北方人

的相貌，眼不斜头不歪，也是贵相啊。今天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说明有缘分。我们单独来干这笔生意如何？”

“好，朋友易找，知音难觅。其他条件都好商量，只是我越想越觉得在施甸、保山都不保险。”

“你怕什么，你是怕施甸的陈新民，保山的马福英？不是吹牛，泰国的缉毒警察恶吧，可有不少也栽在了我的手里，这两个土包子警察想在我嘴上拔毛，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老弟，你还嫩点，以后我慢慢教你几手在道上混的绝招，也传你几套对付警察的诀窍。”

“我想还是把稳点好，云贵川道上的弟兄被这两个‘扫帚星’坏了不少，哪个不虚火这两个杂种。听说陈新民这个‘骗子’油舌铁嘴，把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中国的南腔北调方言土语他都滚瓜烂熟。这个‘骗子’还是个‘变色龙’，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百家姓上的祖宗他都认完了。一会儿对襟马褂，一会儿西装统裙，刚才挥金如土，转眼又像乞丐，把道上的弟兄们搞得人心惶惶，防不胜防。大哥，我倒不是故意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有备无患啊。所以，为了隐蔽，我想避开换到龙陵勐兴去，那里离边境很近，也好将就你运货。”

“来，难得你一片诚心，考虑得如此周到。这几年，道上的人心越来越黑，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啊。来，我敬你一杯。你是条汉子，我也讲情义。”

双方越吃越开心，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李木智斜着醉眼，打了一个饱嗝：“我想今天晚上就出去。”

陈新民笑咪咪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急什么，来日方长。既然你我情投意合，干脆结拜为兄弟，不知肯不肯屈就？”

李木智不禁精神焕发，喜笑颜开：“好，双喜临门，又进财

源又认兄弟。”

李木智话毕，络腮胡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小公鸡提起来，操刀挥舞二下，两声哀鸣之后，鸡头便被丢进沸腾的锅里。

二人各端一碗鸡血酒，用指尖在碗里沾了沾，弹一下天弹一下地，之后异口同声：“黄李两人，从今而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同甘共苦，生死与共。”随即将血酒一饮而尽。

大约过了一刻钟，络腮胡将鸡头捞起来供在桌上。陈新民拉着李木智跪下，三拜九叩，海誓山盟：“求公鸡大仙保佑李木智和我黄明飞兄弟年年岁岁平安发财。”念毕，两人各执一鸡头，边扒边吃边看。

“不紫不红不黑，无血无污无损，大吉大利大发啊！”李木智吃完鸡头皮后眉飞色舞。陈新民也喜滋滋猛击李木智一掌，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重新落坐，又是一番狂喝猛饮，谈好接头兑货时间地点方法。李木智便带着甜蜜的美梦倒在了床上。

“姚老板，有绿宝石吗？”络腮胡问。

“只有白色的。”

“有几颗？”

“8颗。”

“哪儿的货？”

“老地方。”

双方按时在龙陵县勐兴镇昌荣商店接上了头，李木智的接头人是个老头，叫姚恩昌。

晚上，李木智来到了昌荣商店。

“毛胡子，黄老板怎么不来？”

“他被一个大货主拖住了，要耽误几天。他叫我先来看货，

办稳妥以后，他再带款下来。这是200元钱，他说大哥路上不方便。”

几天后，陈新民作了一番部署，来见李木智。

“兄弟，你怎么搞了个军车？”李木智劈头盖脑地问道。

“大哥，你还不知道行情，军车警车最保险。本来24日就可以来，但我身体不太舒服，所以今天晚上才赶来。我看就在车站旅社兑货算了。”陈新民说。

“不行，这里人多眼杂，还是野外安全，龙镇大桥比较隐蔽，今晚12点就可以兑货。”

“大哥，你可要小心。到时，小弟在那儿恭候，不见不散。”

晚上12点，李木智没有到约定地点去。

“大哥，你是咋个搞的，昨天我们等了一个晚上，连个鬼影都没见着，身体本来就不舒服，冷了一个晚上，现在发起烧来了。”李木智刚进门，陈新民在车站旅社的床上发了一通脾气。

“哎呀，兄弟，实在对不起了。没有料到会出意外。送货的弟兄是我安排练手脚的新手，胆子小，见了生人连屁都不敢放，晚上才敢露头。货是分散运的，兑货时间过了才晓得货没有凑齐。我怕再误事，天快亮了，我找到平达的侄子李孝敬叫他今晚用拖拉机运货，另外还带他看了兑货地形，这样双保险，今晚老时间老地点兑货绝对不会误事。”

“李老板，你他妈的四次翻盘，搅得我们几个通宵不得安宁。这次如果你再踩水车（玩骗局）。我们就按道上的规矩办！”络腮胡横眉毛竖眼睛骂道。

“我一个巴掌的岁数了，这几年从没拉过稀，这……”

“算啦，也怪不得李大哥，是他手下的弟兄不争气，害得大哥的面子成了屁股。”陈新民显得宽宏大量。

“是嘛，想出太阳反下雨的事谁都免不了，何况是初次上道。”姚恩昌赶紧帮腔。

当夜 12 点，“李老虎”、络腮胡和陈新民坐上军车上了路。七公里路很快就到了。

“桥上不要停，这里离镇上太近。”李木智对驾驶员说。

“你吃错了药还是喝醉了酒？快停车！”陈新民吼道。

驾驶员显得有些不安，车开得像个醉汉，不是差点撞到树上，就是险些冲下沟去。

“发动机出毛病了。”驾驶员生了一计。

“老子出了大价钱，你还故意捣乱，你他妈的是不是身上的血太旺，想放一放才舒服？”络腮胡故意用左手揪住驾驶员的衣领，右手里的刀在对方的眼前晃了几下。

“别……我就是有几个脑袋也不敢马虎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驾驶员连连点头哈腰，手忙脚乱地敲打起来。

“快修。”陈新民踢了驾驶员一脚说，“误了我的大事，老子连人带车一起报销。”

“哎，关键时候用人，万一把他惹火了想不通就糟了。”李木智把嘴凑近陈新民的耳朵，轻声劝道，“炮筒子脾气容易坏事，闹翻了真正吃大亏的是我们。”

“那边好像有人来啦。”络腮胡惊慌地说，用手指了指一望无际的甘蔗林。

“在哪？”李木智边问边东张西望边掏出了手枪。

大家紧张地观察了好一会儿，并无动静。

“干脆我走路去接货吧，时间不等人。”

“那好，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让络腮胡陪你去，也好有个照应。”

两人顺着便道，往甘蔗林的深处走去。大约走了半个小

时，络腮胡一屁股坐在路边骂了起来：“姓黄的扯鸡巴蛋，尽让我干倒霉的事，老子走不动了。”

“毛胡子，你瞧，对面山上的灯光来了。”两人缩进甘蔗林，眼巴巴地盼了十多分钟，拖拉机终于过来了。李木智拍了几下巴掌，又吹了几声口哨，拖拉机停了下来。

络腮胡一看，除驾驶员外，车上有5个人。

“来，我帮你们背，你们辛苦啦。”络腮胡上前说道。

“小心点，四个包里都有手榴弹，盖已经揭开了，环就套在拉链上。只要一开包，就会爆炸。路上遇上公安检查，没一个活的。”“李老虎”提醒道。

月亮躲到了乌云后面，大地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到了兑货点，没有多余的话，便进入了实质性的交易。

陈新民和“李老虎”跳下公路，来到下面河边的芭蕉林中去兑货。

“杨二，你就在车上和这位毛胡子兄弟在一起，有情况暗号照旧。”

陈新民和“李老虎”带上境外来的两个“迷彩服”下到芭蕉林的一块平地上，各自打开手电，一个验货，一个点款。两个“迷彩服”拿着手枪四处查看。

“这些货包得这么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们两个瞎转个啥，快过来帮一把，简直是木头，天都快亮了。”

两个“迷彩服”把枪别回腰间，然后蹲下撕起海洛因的包装塑料袋来。

陈新民用手电朝公路上的汽车晃了几圈，络腮胡也用手电回晃了几下。驾驶员用掌朝躺在驾驶室里闭目养神的杨二脖子上猛砍一掌，对方惨叫了一声，头便耷拉下来。驾驶员掏